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王　宜

繪圖監生臣董　椿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五十

明 章潢 撰

外四夷館考總叙

國朝自高皇帝以神武肇基奄有萬國列聖繼作文命覃敷舟車所至罔不稽首稱藩獻琛恐後王會之盛益自昔罕儷矣顧遐陬裔壤聲教隅閡語言文字各成一家典象胥者不有專業何以宣聖德而達夷

情此四夷館之設猷慮甚宏遠也當是時爲館傳者多徵自外國簡吾子弟之幼頴者而受學焉是以能習彼中之故實雖數十年後籍記無徵而爲之徒者猶能憶其師說不煩考鏡迨今二百餘年曩之遺老盡矣官師之所肄習者即語言文字尚不能該貫況其他乎今上嗣服之六年會暹羅使者來庭始闢館受譯課業少間輙進夷使而詢之具述彼國之山川道里食貨謡俗如在掌股間因以詢于鞮鞻之館則

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夫寓内冠帶之國守官者馭臨其方猶必藉乘史以徵一方之文獻故措注不繆而與民攸宜矧雕結各類疆殊風異辭令往復脫有牴牾斯情實賍而彼我攜矣我不彼知彼乘而匿端彼不我知我安能令之懷且讋哉余因是蒐輯往牒參稽國朝故實于凡所譯諸夷建置沿革山川巖易食貨便滯謠俗龎瀉與夫叛服之始末戰守之得失畧詮次成編弁干首俾初學之士得有所考以知夫彼

國之委悉庶于譯學不無小補耳或謂創籍記事似也戰守諸計得毋尸祝而代庖乎葢陸敬輿有言中夏之盛衰異勢邊方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形勢不同胡可專一則夫辨方記事隨事考文以備卒然之應者亦安得而不詳也方今明良交泰四夷咸賓象胥之所譯者非請求職事則表獻方物也葢以為我能是是亦足矣然事變不常容有出於職貢之外者如近者請達請經于西竺

暹羅失篆乎東牛其文移奏請皆曩所未有者非多識其何以應之乎若乃遺書解聊城之圍傳檄定邛筰之亂古之喆士葢有以尺牘而當三軍者茍用之中機雖蠻貊之邦行之矣然則文事武備可以不並講哉

四夷邊圖可以知險要豫戰守之防四夷館考可以知故實待貢獻之使葢夷狄之叛服不常服則綏之叛則禦之其事一也故合而存之以備考云若夫圖

以地而殊方館因字以審譯故後先彼此叅錯不齊如百夷緬甸八百三館又當列之雲南夷中惟在善覽者會而通之可也况圖之所載各國方位特其大略爾有圖載其國名而無考亦有記載頗詳而不見之圖者故諸圖總揭之於前隨依東西北先載古夷考畧繼述今時四夷館考并各夷見聞記載於後庶可與各圖叅考焉

四夷總圖

日本東海島夷亦名倭

琉球東南海中島夷

烏梁海即諾延三衛套衆

大寧都司故地在此

邊北即宣大以西至甘肅一帶北地

遼東

宣府

大同

京師

山東

山西

榆林

南京

河南

江西

浙江

湖廣

福建

廣東

廣西

南海貢獻之國古城竺九六

安南即交阯布政司故地

蒙古常住牧于此即今河套也

哈密衛

吐魯番

齊勤蒙古衛

罕東衛

察遜衛

安定衛

鄂端衛

寧夏

甘肅

西寧

陝西

四川

松潘

貴州

雲南

北地額伯爾竄居於此

西番即西寧以南至雲南西界一帶番蠻

西域貢獻之國哈烈等四十六

西洋貢獻之國浡泥等四十九

制禦四夷典故

皇明祖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賦得其民不足以供役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土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吾恐後世子孫以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愼勿爲也但諸部在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海外諸夷東北朝鮮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首尾凡

弑王氏四王姑待之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絶之正南偏東大琉球朝貢以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小琉球不通往來不曾朝貢西南安南三年一貢真臘朝貢如常濵海暹羅朝貢如常濵海占城自占城以下諸國朝時内帶行商多譎詐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十二年方乃得止國海濵蘇門答剌濵海西洋濵海爪哇濵海彭亨居海中百花居海中三佛齊居海中渤泥居海中

洪武四年九月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夷國爲患中國者不得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輙用

兵古人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變之源隋煬
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荼毒生民徒慕虛名反疲中
土載諸史冊爲後世譏朕以諸小蠻夷阻越山海不
侵中國無煩用兵惟西北最强世爲中國患不可不
謹備卿等記此言知朕意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
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

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飾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参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刋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得其情

凡四夷分十八所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揮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夷降夷及歸正人夷情番字文書譯審奏

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率官兵三萬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即非斬首選法不得減草十三年

吏部員外即陳誠上使西域記凡十七

分别四夷種類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而王昭禹釋之由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曰狄其種有六而王制言東方之夷則曰被髮文身言南方之蠻則曰雕題交趾皆不

火食言西方之戎則曰被髪衣皮言北方之戎則曰衣毛穴居皆不粒食葢其生禀習俗大畧如此而夷者則外域之總名也古帝王所以治之總之杜預所謂訓語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疎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是而已然四夷種類猥多見于史册者如馬韓夫餘百濟新羅挹婁扶桑侏儒長人等國皆東夷也盤瓠南平牂牁夜郎獠滇邛筰冉駹南詔松外諸蠻交趾黎峒海南諸國真臘闍婆

占城等國皆南夷也羌氐弋姚氏苻氏吐谷渾党項吐番泥婆羅大勃律骨咄西域諸國樓蘭車師西茲焉耆于闐烏孫大宛莎車天竺波斯西方等國皆西夷也匈奴沮渠赫連烏桓鮮卑禿髮拓拔突厥契西大漠契丹回紇沙陀等國皆在北也不能徧舉姑撮其載統志圖者皆中國四方邊外之夷也其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谿峒山箐之中如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苗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

時或竊發備禦為難故併列之云

外四夷總論

杜氏通典邉防總序曰覆載之内日月所臨華夏居中生受正氣其人性和而才慧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篤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貴實在於斯昔賢有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亂誠謂削厚爲薄散醇爲醨又曰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交不爭自求自足葢疾今時澆薄美往昔敦淳務以激勉其慕尚也然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古之敦厖純悶固爲可美而鄙風弊俗或亦有之緬惟古之中華類多淳朴之風有居處巢穴焉有𦵏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陳一二不能遍舉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訓誥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

踈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前代遠識之士亦已言之詳矣歴代觀兵黷武討伐戎夷爰自嬴秦禍患代有始皇恃百勝之兵威既平六國終以事強為弊漢武資文景之積蓄務恢封畧天下危若綴旒王莽竊元始之全實志滅匈奴海内遂至潰叛隋煬帝承開皇之殷盛三駕遼左萬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難知足非易唯後漢光武深達理源建武二十年人康俗阜臧宫馬武請殄匈奴帝報曰舍近而圖遠勞而

無功含遠而謀近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自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於戲持盈知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國之要歟我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内謐如邊將邀寵競圖勳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於異域數十萬人向無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其可量耶前事之元龜足爲殷鑒者矣

古東夷總叙

東夷有九種曰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干夷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其後如后發即位賔于王門獻其樂舞桀爲暴虐諸侯内侵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弊東夷寖盛遂分

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初封商大師國於朝鮮時管蔡
畔周乃招誘淮夷作亂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夷僭號
穆王命楚滅之至楚靈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遷琅
琊遂凌暴諸夏侵滅小國秦幷天下其淮泗夷皆散
爲人戸其朝鮮歷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
中開其地置樂浪等郡至後漢末爲公孫康所有魏
晉得其地而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百
濟新羅魏晉以後分三韓地新羅又在百濟之東南

又東南隔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後漢百濟新羅歴代並朝貢中國不絶而百濟唐顯慶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時甚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周齊漸强盛隋文帝時寇盜遼西漢王諒率兵討之至遼水遭癘疫而返煬帝三度親征初渡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玄感奔退又往將達涿郡屬天下賊起及

饑饉旋師貞觀太宗又親征渡遼破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李勣遂滅其國古之肅慎宜即魏時挹婁自周初貢楛矢石砮至魏常道鄉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季龍時始皆獻之後魏以後曰勿吉國今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夷書文並同華夏閩越之地秦平天下以爲郡及秦亂其帥各自稱王於故地武帝元封初楊僕滅其國遷其人於江淮墟其地自漢後人庶復集遂爲郡縣矣

古東夷考畧

朝鮮

昔武王封箕子於其地其後四十餘代至戰國時朝鮮凖亦僭稱王漢武帝平朝鮮分爲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濊

濊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自謂與高麗同種

馬韓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後漢時通馬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地與樂浪南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内率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焉地各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都目支國

夫餘

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貳千里本濊地也

倭即日本

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凡百餘國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統五畿七道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鄉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之外不可詳見

高句麗

其先出夫餘王其地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都平壤即漢樂浪郡王險城城内惟積倉儲器械賊至方入固守王别宅于其側

豆莫婁

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夫餘地室韋之東至海方二千

餘里

百濟

即後漢末夫餘仇台之後馬韓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自晉以後并吞諸國據有馬韓故地其國東西四百里南北九百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千餘里西限大海至唐爲新羅渤海靺鞨分其地百濟遂絶

新羅

魏時新盧國焉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新羅其一也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

里東濵大海

沃沮

東沃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濵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與挹婁接

挹婁

即古肅慎氏國周時貢楛矢石砮魏常道鄉公時猶貢其國在不咸山北夫餘東北千餘里濵于大海南

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

勿吉

國在高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于東夷最强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北行三十里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壤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其部落凡七種

渤海

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後建國自號震國王地方五千里盡得夫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唐封為渤海郡王

蝦夷

海島中小國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

扶桑

地在中國之東去二萬餘里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

女國

在扶桑東千里每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産子百日能行三四歲則成人矣

文身

梁時聞焉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大直者貴文小曲者賤

大漢

梁時聞焉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

侏儒國

人長四尺又南有黒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

長人國

在新羅之東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黒毛覆身不火食

流求國

居海島在泉州之東有島曰彭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

女真

葢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緑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拏氏於外國中最大且强五代時始稱女真後更女直遼按巴堅吞北方三十六番此其一也厥後阿固達代遼而帝國號曰金八世而亡國朝女直考在東北

安定

本馬韓之種自云高麗舊壤渤海遺黎宋時嘗因女

真貢獻

肅慎氏

東方强國地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自魏延興以來

累代入貢

乞列迷

有四種性奸貪居草舍捕魚爲生腥穢不可近今入

貢

北山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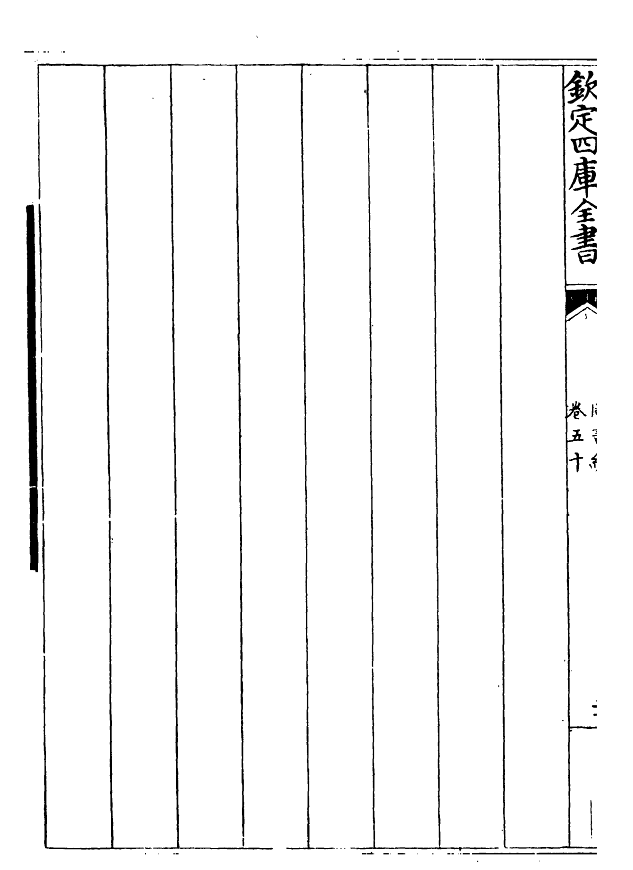
乞列迷别種養鹿乗以出入昔入貢今不通焉

東夷總論

范氏曰中國之有外國自古而然所貴御之得其道則我亦安也中國失政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畧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强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

之君或讐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徠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外國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王者于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慾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

必以爲恥其失不在於已必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饋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咼若自治修其禮樂刑政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于外如彼其難也無求于外如此其易也然人君常舍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于秦則入于隋雖不至于行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



朝鮮圖

合
合寧口
隋
江夏口
雲
浮雲
德
撫
孟山
德川口
渭
昌城口
合蘭口
西北
雄
秋踰嶺
熙郡
昇口
常廣利
賈
見白
大白
沙香
平山
銀
肇
青
寧邊
靈
平安道
平三鎮郡
大寧
大寧江
定遠口
泰川
博川郡
价川郡
順川郡
臨津渡
陝德
文音
殷宣川郡
流二
成川口
宿
江東郡
大同江
江東
慈山郡
凌漢
郭山郡
安
鐵
定
嘉山郡
白馬
義
龍川郡
鐵
東寧
平壤口
即西京
江西
平山口
黃海道
黃
急水門
愛
開城
閏
三登
土山
谷
草
背
中和
咸從
鳳
龍岡
安岳
安曲
三和
白
海
古人島郡
南京
瑞興
金州
幸
王京
遂安郡
牛峯
平刑郡
長湍
建安郡
承天
祄
白馬江
扶餘
漣山口
燕岐口
石城口
唐城郡
溫陽郡
柳
花
仁
洪
清
黃
公
錦江
竹
羅
臨波
遠山
扶寧
神雲
麻仁
全州
興德
古阜郡
全羅道
安
扶安口
古阜
緒城
富田頃
海南
神江
侯營倉
黃源
萬頃
邊
會津江
移安
昌郡
郡山島
同州
清安
咸平
新興
銅山
貴德
藩陽
遼陽
鴨綠江
宜風

朝鮮考

朝鮮國本箕子所封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爲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陷入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里餘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易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

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子孫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内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爲界國朝洪武初其主王顓表始封高麗國王改號朝鮮其國僞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原本濊貊地西曰黄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弁韓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域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驪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分統郡府州縣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

物衆州縣雄巨最爲富庶俗尚詩書人才之出比諸道倍多平安咸鏡二道境接鞑靼俗尚弓馬兵卒精强東西南瀕海北隣女直西北抵鴨緑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洪武二十五年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九都神嵩海及鴨緑江爲大

按高麗其國頗尚禮義安分守已自入國朝以來四

時朝貢不廢禮節益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昔唐大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不能得志我朝開明堂而受其朝歳時節序使幣往來曾無虛日是固德化感召之使然亦壤地接近之故也樂天字小之道其可忽諸

經理朝鮮事宜

竊見倭入朝鮮以來皇上廓如天之仁授之一封以

罷戰息民至恩也乃倭自絶于天復渡海來則廷臣交言朝鮮當救我師當出矣顧師雖當出而用兵方畧尚宜講究昔漢臣趙充國有言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兵法言善戰者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則所謂以全取勝也否則佳兵不祥易動難靜國家之力專于一隅既四夷内外復有蠢然而起者何以應之前者屢奉明旨勅朝鮮自行脩備中國決無數千里轉餉爲屬國防禦之理聖慮至深矣今朝鮮既

不自強而必恃我以爲強倭去復來知我虛實亦必
念前計之未工而後謀之益狡此非可以虛聲下偏
師克者當作萬全之計絶僥倖之意多官所議但詳
言設官遣將出兵處餉之事而于戰守機宜進止緩
急尚爲濶略或欲搗釜山據全慶守烏嶺恐有輕進
玩敵之虞或欲扼旅順守鴨緑屯寬奠恐有隔遠遲
誤之患臣等以爲兵欲爭利當爲自固之謀爲自固
之謀先當擇要害適中處所以立根本不拔之基使

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戰則决能制勝守則必其無敗我欲戰則戰非人可廹之而戰我欲止則止非廹于人而止其峙如山其聚如淵如此始爲萬全無憂之計莫若于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爲王京烏嶺之援使有所恃而奮躍勢便則遣輕兵而趨利與倭决勝勢不便則虎踞此處足以壓其邪心而禁其無横逸須得實心練事才力兼全者爲廵撫司道而專任

之聽其便宜行事中國之人欲以功名自見于萬里外者不少不問品流願從者聽就中選其才能者數十輩分各處爲之長帥就朝鮮之人雜之以漢人齊之以漢法教之以漢戰變其偷惰之風作其敵愾之氣因而務農勸織通商惠工廣樹畜之原開山澤之利其地多銅即山鼓鑄以資軍興一年之後本年之錢粟可以爲餉本地之民可以爲兵中國之轉輸歲減一歲而本地之威力歲饒一歲但資以火藥利器

供其所乏而不必一一盡仰于朝廷直待夷氣悉靜然後議撤如此賊知我之久屯不去必且鳥驚魚散朝鮮知我之久屯不去必且景附響從以朝鮮防朝鮮不煩中國而藩籬可厚倭奴可驅矣中國之大無難于一倭所謂難者道路遠而費用多往返難而人馬敝彼爲主我爲客故也今倭屯釜山數年且耕且輸已握勝筭吾不能然第欲以一旦調發千里爭鋒利在速戰不利持久勝負之數恐未有歸倘因糧于

朝鮮而不我繼求戰倭奴而不我應一乗我敝禍不可言即善能相持而軍無固志士有歸心勢亦危矣惟倭有屯蓄吾亦有屯蓄倭有轉輸吾亦有轉輸自寧前距開城一千四百里已據朝鮮之半蓋以朝鮮諸道之力乗瑕避堅可緩可急休息待時雖不速進蓋已不爲退計矣况以吾之步卒加之以馬騎而當倭之徒步以吾之兵矢益之以火器而當倭之徒兵則必勝之術始制于我開平既定得一步則進一步

次第取慶尚忠清黄海等處屯守又如前法日廹月削而蹙之倭可立盡無疑矣凡舉事必先爲久計而偶值其早完則可苟先爲暫計而或不克如願豈不終可慮哉今談者但忿倭之不恭動以滅此朝食爲言徒求快目前不念危計不若從長計議設置巡撫司道帶領見調人馬先屯二處以資接濟以立根本仍明示德意不責捷于旦夕之間而以經畫長久爲計鳥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戰損威鳥嶺以北還定安

集不許尺寸有失務使事舉而國不告乏兵出而人不知勞倘朝鮮人不為吾使朝鮮財不為吾用又須更奏别議勿悮大事庶幾保全勝之道也既定此策即當通登萊入遼之海路從此轉餉以資軍興從此渡軍以講水戰使往來之人不疲於陸且令二鎮聯絡可以相援又可以通朝鮮之黄城島涉金山而視對馬此為長策當急行者也言者欲轉浙直舟師從海入遼北海風高少山嶼無棲泊所且舡各有宜宜

於南者不宜於北以不習之卒涉波濤之險又輕萬里之遠大是危事不若從内地至登萊駕登萊之舟以入遼此最便安穏之計登萊舟雖不能遽辦從今議造亦未爲晩又今言兵者動稱南兵夫南方久不用兵所稱南兵非經戰之士葢市井少年耳虚有其名實須教習且南人風氣柔弱不耐寒苦體力之强亦不能過北人獨其攻殺擊刺之法與器械戈甲之利本爲制倭設者不可不循倣而用彼方老將猶能

言之臣等以爲招南兵不如求南將以南將教練甚易與所募南兵參而用之此亦長久之計也昔趙充國欲困先零則屯金城諸葛亮再出伐魏則屯渭濱羊祜圖吳則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葢以兵非嘗試之物不得已而用則當爲老成持重長筭而行之今忠畝蒲廷臣等亦試陳其愚雖機宜未必中而意則昔人之意不無可採

日本國序

日本在溟渤之東其地形類琵琶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肥前肥後豐前豐後築前築後日向大隅薩摩等九州居西為首陸奥居東為尾至山城旱程七十五日舊云陸奥為頭薩摩大隅為尾者非山城居中乃彼國之都也山城以東地方廣邈雖倭奴遠服賈者不能閱歷而知況華人乎故其島之數可考按舊圖山城以東中為近江伊賀尾張三河美濃飛彈信濃上野陸奥北邊海為但馬丹後若佐加賀越前越後越中出羽甲裴嘗

陸南邊海為攝摩攝津太和河内遠江駿河伊豆相摩武藏下野東北懸海則為佐渡在南懸海則為志摩七島上總下總安房而其間廣狹至於有不能考者今姑據昔之所聞者而述之山城之南為和泉其南海舋泊舟者為阿賣介撒几為歪打阿波為干撒几為天正者為沙界衣又其南為沙界之東南為紀伊東為三河出海之口南濵大海其島為康大為科什磨為奴智紀伊之西為伊勢北為三河其舋為腰大為阿乃奴子山城之西為丹渡左為

攝津 其奧為飄船谷為阿家世奴辣為素埋為男女懷東南懸海為安功州 左之西為

攝摩 其奧為那敗為合箇世為杭茄為我這古為磨羅 右為但馬石之西為

因幡冊渡西為美作左為備前 其奧為亢什麼舵為茄賣茄里為舍多大

左之西為備中 出鉄其奧為山子加為言奴乎賴為那什麼南為東島懸海三十里 右

亦因幡右之西為伯耆 沿海俱白沙無奧可泊其鎮為阿家殺記為倭子介為他

奴賀知其北為竹島懸海三十里 美作之西為備後之北境 其奧為一子該

一知為干奴鼻為和奴容知為拿敗為赦東大 出雲之南境 其奧為耆你為山子介為缺子

溪為石流為非噸吖為失喇哈吖為也生忌為容和奴失記其北為隱岐懸海三百五十里 備後

之西為安藝其奥為翁家搭曰昆敗為法子加一枝為窑撒子為谷也為他加歪喇其南為宮岳懸海三十里出雲之西為石見出銀與銅其奥為南高番馬為番馬搭為歌為撮奴市為有奴子北至海三千里安藝石見之西為山口國即古之周防州也橫直二百四十里其南邊海之奥為翁哥里為窑火逝里為東大為陀奴米為哈迷奴失記為奴羅市米其北邊海之奥為斯穀為賣抵哈打為夜市為高奴烏刺北至三島海面三百五十里山口之西為長門橫直皆二日程奥為花浦為薰州為番記為倭委北至三島懸海三百五十里關渡在焉其西旱關為河介馬失記柚分司投於此渡此而西為豐前橫五百里直四百里其奥為可苦喇為喇介襪次為大義地為野慢茄為阿世夜為暮治為一

賣其南爲豐後橫直皆六百里其轟爲福乃爲倭几奴法賣爲鎖孤舟爲由奴烏刺爲撒一基爲烏四基又其南爲日向橫直皆三百六十里其轟爲多故奴甫治豐前之西北爲筑前橫六百五十里直四百里其轟爲右勢爲加菩里爲加打野馬爲多賣里爲一萬字爲奴打爲世加爲經字里爲多罷爲寥那多爲法哈嗟即愽多之別名也其北離伊岐島海面五百里西南爲筑後橫直皆二百五十里筑後之南爲大隅其南濱海之轟爲什麼烏思述今之人訛傳爲懸海懸海乃大漁州也大隅與日向薩摩等連壤名爲九州大隅之西爲薩摩橫直皆三百六十里其轟爲暗孛刺爲起麻子記爲羊埋高爲康國什麼爲罷里爲拖馬里爲强頭馬里爲鶵哥里爲年市米爲仙臺爲審孛署豐後東南懸海爲

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土佐至佐加關海面一百八十里佐加關至豐後海面七十里薩摩之北爲肥後横直皆五百里其裏爲牙子世六爲阿麻國撒爲昏陀爲一國撒介烏剌爲開懐世利爲縫加什又其北爲肥前横直皆五百里其裏爲鉄来爲言奴氣子爲法司奴一計爲客舍其内沿湖泊舟交易之處爲倭磨喇爲知十歪爲法一溪爲夜間迷爲坐迷子爲迷坐骨知爲一掃骨拂爲愛奴乎剌爲世子爲迷古里爲失撒爲喃哥呀爲雄婆哥爲松本一名馬子喇爲法麻撒几肥前西懸海爲平戶東西海面十里西北至平博多海面四百五十里平户之西爲五島五山懸海相錯而生其中其裏可泊乃日本西境之盡處也過此西行連

五六日四望無山直抵陳錢壁下此島與薩摩相去一千五百里與肥前相去四百三十里與平戶相去二百五十里五島至山口必由平戶經過其嶴爲乃路爲倭齊家爲衣屋奴客爲通記爲達奴烏剌爲烏苦爲話哈嗟北爲多藝爲伊岐横直皆七十里至對馬島海面五百里爲對馬島横三百里其南嶴爲哥爲甘大密東乃爲拂乃哥世西北爲堆沙几爲山谷爲撒思乃爲知六磨爲你他北爲倭奴烏喇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各島之人俱至堆沙几撒思乃山谷三嶴開洋至高麗之則失多順風一日約五百里南至流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

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因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猫洋入金堂蛟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廚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關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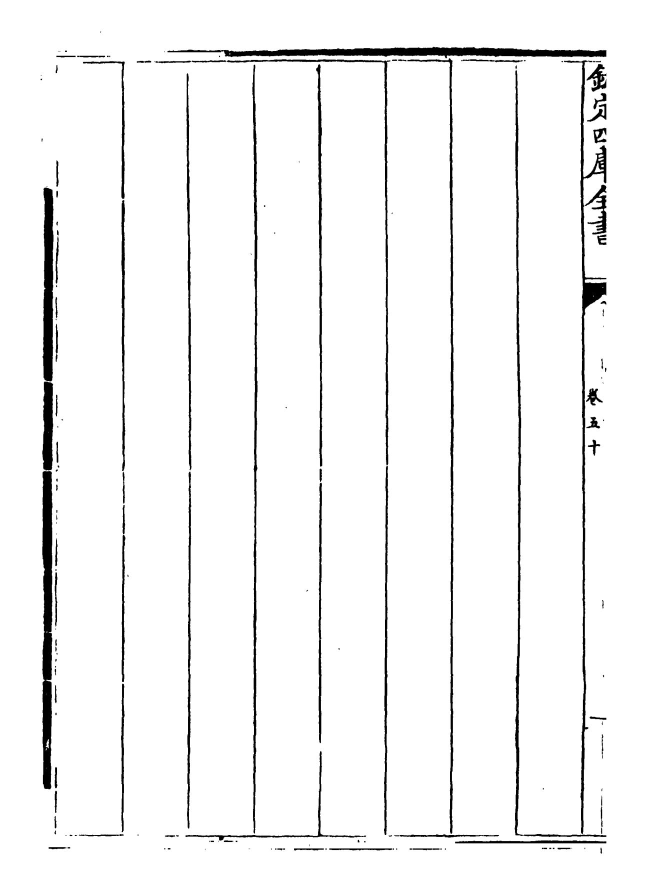
西奧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兩頭相三姑山入蟶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翟山洋五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公入鱉子門赭山則薄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蹟潭而西犯太倉過馬蹟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岑山入瞭角嘴涉谷檟狼福山而犯瓜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陽犯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港灣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

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刼之權雖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不得而主之也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因之商于薩

摩而附行者也而日本之民有貧有富如攝摩伊勢若佐博多其人以商爲業其地方街巷風景宛如中華富者各數千家有積貲至百萬者又如和泉一州富者八萬户皆居積貨殖有淑有慝如薩摩之鸎哥里方數十里其邑長安慶能納民於軌物無一人爲盗又如宫島人不嗜殺大有不平事但詣神廟罰錢又如紀伊之頸陀僧三千八百房專習武藝殺人而不犯中國富而淑者或登貢舶而來或登商舶而來凡在寇舶皆貧與爲惡者也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如中國總督府之義各以大權相

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并國十二曰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册後因幡但馬後出雲奪歸其地山口長子死焉其君亦爲陶殿所殺豐後君以其弟攝山口事吞安藝安藝殺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雄焉山城君金印勘合久爲山口所有向未入貢俱山口自主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殿之亂宫殿勘合俱焚金印亦損一角不知所歸貢自此絶矣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斷乎不能也愚聞之軍志曰無恃其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斯言也禦倭之道備矣吿自今大修祖宗舊制禁戢沿海接引

之人擇守令阜民生儲糗糧練精鋭寇來則殺之入貢則撫之通商則絶之如是而亂有不息者吾未之信也



日本國圖

西南至福建界

浙江

西

淮揚

山東

遼東

東北至朝鮮國界

種島

女島

此港泊船

倭高家小頭目住此

乃路

五山相錯而生總名五島

關王祠

領二郡多藝州

阿奴烏喇

你打

南至大

硫黃山

七島

名火魚

男島

有馬島

烏若

平戶名飛蘭島

日向州領五郡

大隅州領五郡

什麼烏思述

薩摩州領十三郡

阿麻國撒

才子世祿

介烏湖

肥後州

筑後州領十四郡

筑前州領十五郡

肥前州領十一郡

赤間關

此湖橫直百八十里

容舍

法司奴記

弦奴氣子

鐵來

右勢

加薩馬里

加也里

多哩宇

一提

伊豆州二郡

北至月

琉球國界

關家徒

淡路州 領三郡

土佐州 領六郡

伊豫州 領十郡

沙界

阿波州 領九郡

宮島

連島

小島

花浦

長門州 領六郡

翁哥里

密大逝里

東大

米

他奴失記

哈達奴

磨羅市

翁客

民敢 達字家奴

谷野

萩子

總家不正辦

子女留 子該一知

郡牌

紋東女

強奴孫辦

耶什摩

什摩手歟

加賣詁申

舍多大

山開口軍門于此周防州

董州

倭委番記

安藝州 領八郡

備後州

山柴家

領四郡

備中州 領九郡

備前州 領八郡

攝摩州 領十六郡

攝津州 領十三郡

領十五郡

領六郡

高奴烏辣

夜市

青絲哈打

撒殺

石見州 領六郡

出雲州 領四郡

美作州 領七郡

丹渡州 領七郡

日本國君所居

壽安鎮

山城州

伊賀州 領四郡

領十三郡

有奴哥

撮奴市

南高南馬

番馬辦

當

山子家

欽子溪

石苗

非剌打

失剌哈

里借恐

和奴記

三島

隱岐 領四郡

阿家殺記

倭子家

他奴賀知

伯岐州 領七郡

因幡州 領七郡

此處出銀

但馬州 領八郡

領五郡

丹後州

領六郡

若佐州

近江州 領二十四郡

美濃州 領十八郡

加賀州 領四郡

竹島

氐國界

東南至東女國界

紀伊州 領十郡
志摩州 領二郡
大和州
和泉州 領四郡
河內州 領十五郡
伊勢州
此名三江
三河州 領五郡
遠江州 領五郡
駿河州 領十郡
伊豆州 領三郡
相摹州 領八郡
白沙地
此地出金
陸奥州 領九郡
東
甲斐州 領四郡
尾張州 領二郡
下總州 領十一郡
下野州 領六郡
上總州 領四郡
安房州 領四郡
武藏州 領十四郡
飛彈州 領三郡
信濃州 領十郡
上野州 領九郡
越後州 領七郡
能登州 領三郡
越前州 領十二郡
越中州 領四郡
山羽州 領十二郡
常陸州 領十二郡
佐渡州 領二郡

東北至毛人國界

日本國考在回回館今移于此以便覽

日本即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倚山谷高麗在其北新羅百濟在其西北地勢東高西下於閩浙為東北隅王以王為姓文武僚佐皆世其官有五畿七道各有所屬州州以統郡其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里曰瀚海國又渡一海千餘里曰末羅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伊都國又東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國

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其次曰斯馬國曰巳百支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呼邑國曰鬼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烏奴國皆附倭境其國小者百里大者不過五百里户少者千餘多不過一二萬自漢武帝滅朝鮮驛通漢者三十許國皆稱王其大倭

王居邪馬臺國即邪摩維是已光武中元初始來朝貢後國亂國人立其女子曰畀彌呼爲王畀彌死其宗女壹與繼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歷魏晋隋唐皆來貢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曰日本故小國爲倭所併因冒其號焉宋雍熈後累來朝貢熈寧以後來者皆僧也元至元初遣使招諭不至因命使由高麗且介高麗王植致書諭意皆不報至十七年春二月顧殺

國使杜世忠等世祖怒於是召范文虎議廣募士卒伐之踰年遂率兵十萬以往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文虎等擇好舟乘走棄餘衆山下衆推張百戶爲主將伐木造舟會倭來戰盡殲焉逃歸者纔三人終元之世使竟不至以上俱寰宇一統等志及元史本朝洪武二年命臣趙秩往諭其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自後數歲一來後屢入寇且與胡惟庸通謀惡之著爲訓絕不與通爰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沿海自遼左至徐聞甚具

詳具沿海圖志永樂以來嘗遣太監鄭和招諭諸夷日本首先納欵乃給勘合百道許其通貢仍非時寇至十九年大寇遼東等處總兵官劉江盡殲之於望海堝海氛始熄百八十年海上恬晏姦商造孽乗時跳梁大掠沿海內地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幸而渠魁授首虎豼頓衰雖間或弗靖然要領絕矣故永安長筭其猶須詳議乎

海寇圖說

始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由六朝及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迅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而西風迅自此之彼約亦四五日程葢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

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島或泉州等處或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猫洋入金口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入湖渡厨犯昌國入石入桃渚海門犯台州入松門諸港浦閔正東多則至李西奧壁下

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源山兩頭洞三姑山入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嶼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徐公鼈子門諸山薄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過馬頭潭而西犯太倉過馬蹟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而入喙角出而犯瓜儀常在大洋而風㰦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兩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

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
月風自西方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
大汛九月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刼之權雖曰
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卒
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
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
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
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因

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者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義相吞噬今惟豐後强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益無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别號也此段乃崑山鄭上舍若曾所聞於蔣州吏萊庭云

海中泊舟

自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多硬大船誤閣則破壞且無避風安𥡴兵船至彼如遇夜必須當洋下碇

碇不能堅每被急流飄去或夜半發風則尤危然多賴天幸非安計然則宜如何曰錢塘江烏嘴頭浦内船兵一枝不可無餘則揀陸兵精卒一枝以待而嚴龕龍赭嘴探遠諜焉庶救倉猝或曰賊舟何能至此曰賊用單艎小舟徑抵山邊閣乾登刼故必用陸兵追捕方不走脱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勝賊如與賊舟等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於海也易要非通論海本遼濶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

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有極大西北風也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嶴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船安嶴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晚收舶何嶴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海中嶴港

沿海之中上等安嶴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三十三處曰馬蹟曰兩頭峒曰長途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

山前港曰潯江曰烈港曰定海港曰黄岐港曰梅港曰潮頭渡曰石浦港曰猪頭島曰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嶴曰玉環山梁嶴等嶴曰楚門港曰黄花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嶴曰女兒嶴中等安嶴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滿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閘門曰九山曰爵溪嶴曰牛欄磯曰旦門曰大陳山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霓嶴其餘下等

安嶴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姑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團生無嶴一面之風亦且難避可不慎乎

海戰用舟

海戰雖藉風潮全在舟楲堅善今造以利徒既若窳疎薄而軍數率詭名冒餉即執楲下碇俱乏人故兵不可戰而舟難出洋甚者利倭焚燒以滅跡藉口弊

焉極矣觀元兵至五龍山大風破舟然范文虎猶擇得堅好者乘以遯使能盡護破舟奔山之人不自相爭猶可一戰以俟伐木造艦而相棄如仇莽無約束遂致被虜俱殲同葬鯨穴可恨哉

邊海守備

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爲衛置軍四千六百四十人次爲所置軍一千二百餘人又次爲巡檢司置弓兵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棊布狼顧犬防故所

在製有數百料大船八櫓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稍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浙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準三如月為頭哨四月為二哨五月為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為小汛汛必回衛休息責令各取印到單海物為驗至各港次嶴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止舍之而統指揮千百户鎮撫總以閫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而歲久人玩法去盜生二十年來山頽瀾倒當事者見不可用遂别募以充遠徼

以禦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因廢不講則亦懲咽之
改造
過矣自頃客兵驕暴鮮克宣勞故中外建言鄉兵似
矣然徇名弗思終屬文具夫所謂鄉者對客兵而言
豈謂荷鋤秉耜穡奴牧豎然哉竊謂衛所巡司軍壯
弓兵之類宜因舊法潤澤損益之務足故伍或抽羨
丁壯或僉壯士無論軍舍通融湊攢優與津給而以
其半哨守其半團練更迭肄之俾皆可戰或慮一時
未習不足應猝則量留舊募與調之選以備緩急久

之或可盡罷一守石浦而循馬雖然此特治其標末云爾若夫約已裕人宜民酌損修明法紀變易風俗力挽衰頽黷冒之習務敦忠實節愛之政是謂自治是謂先爲不可勝則存乎其人焉矣

海中風汛

按海寇舊乘風汛易於爲備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番舶乃西北行至秋而歸今任其何風可轉帆借發往者由新羅百濟至遼陽南下本朝初由大小琉球

迂繞福建至浙近乃發五島由八山霍山直對寧波不五日夜必至浙發則無時

海寇情弊

按國初吳淵頴論倭書說盡事情乃引辛毗對魏文帝之言曰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知效順之實計莫便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為寇商道既通則寇復轉而為商彼其既犯國禁思圖苟安因陷

引勢家同作勾當行之既久不免惹起奸圖大生覬覦時則不因商貢不通而實成寇心矣伏按國初禁海之例始因遣諭不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閉絕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通商而止通貢所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利市在彼國則強請勘合倭王遂不能禁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而漳寧惡少則甘蹈負固而縱肆橫行然以前狡僞未備華夷兩家行之既久併力合作乃有不可知

者推厥所原各爲行商之意而終貽地方之害能無

處乎

禦倭問答

問曰近日倭寇剽掠爲患倏來忽去備之無餘力攻

之無定形何以保東南民社而安室家也曰聞諸洪

武永樂間倭夷數犯而莫禦今惟漳寇耳且敕巡撫

嚴督之是以激而變生欲弭之請考前之無寇者何

謹微以防漸不必過嚴不治治之而寇息矣

又曰禦海寇與山寇不同故禦山寇利用攻禦海寇利用守攻貴神速守貴招降是以憲臣廣投檄文以誘其從將臣勤加巡望以嚴其備則海寇得生而居民無擾也

又曰禦寇無難在得人在據險在利器在足餉在令嚴夫統率紈綺士卒尫羸人匪得也南藍田以及興福東龍王以膺琴室北武場以至楊村踈而且曠險勿據也戈矛斡脆而鐵綉甲冑線穿而紙糊器不利

也歲久不支包侵為弊枵腹稱貸妻子啼饑食不足
也守而敵者無功退而逃者不罪令匪嚴也必總戎
者身先行伍內守者勤加策應伏兵以絕汲道窵遠
居民則徙之入城此保海隘一隅之策若欲海寇悉
平必須憲臣奏請沿海凡泊船處所多設市舶司有
貨稅貨無貸稅船船出地方給以票証人皆好生而
嗜利化寇而為良善且因以裕國用矣
又曰破海寇其策有三防其源困其遙間其黨也沿

海出船海口查其家註之冊誘其親屬俟寇回諭其降以自新不罪又嚴禁不使招引下船則在海者日減而無増此防之策也海寇食必須米飲必須泉截其掠米汲泉之路可也可泊之處悉立鐵尖樁隱于水面礙其來船可也詗其聚泊束芻灌油桴筏隨之順風縱火可也此困之策也或取重囚許釋其罪持檄往喻能殺大船寇首來降者賞以爵能殺小船寇首來降者賞以金登岸對陣投戈自降者不罪或

用木牌硃漆書寫順流浮至海船聚處寇必取視自相猜疑而黨不固矣此間之策也夫用間自古長勝之策不特可消海寇而已也

日本國考

日本國考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至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

里人不過五百里户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
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主最雄長者居
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
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
東瀕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
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
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來庭不臣則
脩兵自固先是勝國時曾遣使趙良弼襲擊日本遂

絶不通中國比秩至疑爲良弼後將刃之秩言今天子文德武功非蒙古比且曉以禍福王乃懼禮秩遣僧進方物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五年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棺寺僧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澉浦温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海上諸郡六年以于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寇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馬刀

肩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庭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畨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瑶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畨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庭用又來貢于是有林賢之獄曰故

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葢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絶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瑶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遣信國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二十二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垛福建漳泉人爲戍兵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

防倭三月又勑都督楊文尋又勑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守倭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帥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併擒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置甑中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

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
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爲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
子源道義嗣益奸狡時時令各島人掠我海上九年
寇磐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
郎呂淵諭王還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十七
年倭賊數千分乘二十舟進圍望海堝遼東總兵劉
江率精兵設伏出奇斬首七百四十二生捕八百五
十七召江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二十年

寇象山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劍不奉我約束
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
過三十否則不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八年源
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王遣
使貢謝倭自得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
云入貢貢即不如期俾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
客者爲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
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

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
易飽忞其欲已而備禦漸踈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
渚焚刼屠掠慘毒不可言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
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住海
上寇盜稍息七年來貢十一年復寇寧乍浦成化初
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爲請于朝且欲
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主客力言其不可
許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弘治八年壽蓂來貢正德

六年宋素卿求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鄞人朱
澄告言素卿本臣從子叛從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
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
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
大内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
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閲貨筵席並以先後爲序
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饋市舶太監以重寶先閲瑞
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與相

讐殺太監又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
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
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
市舶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賒奸豪家久之奸豪欺
負日積番人坐索不得償遂出没海上爲盜諸負貨
者利其速去以危言嚇官府出兵捕之番人益怨恨
大肆殺掠而中國又多爲之嚮導於是王忤瘋徐必
欺毛醢風之徒皆我華人稱王海島攻城掠邑浙東

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漳泉軍務紈勇于任事上章暴二三勢豪通番狀竟爲勢豪阻誣被劾恚憤卒其所任福建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繫獄於是羣盜肆起益無忌憚三十一年殘黄岩掠定海全浙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寛爲參將剿賊時兵政久弛所在無備忬經畧未幾羣盜總至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猷出

洋焚賊巢羣賊乘風奔突倏忽千里徧畧温台寧紹杭嘉蘇松淮揚十郡破昌國臨山霩衢乍浦清村南匯吳淞江諸衛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皐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爲叅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道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又出監

督監軍素忌經天寵逮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巡
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户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
熾縱横出入二十六郡宗憲計擒賊首汪直浙西江
東稍得安寧浙東温台江北淮揚尤被其毒時李遂
巡撫淮揚以智畧誘至廟灣縱兵殲之四十年賊破
興化政和壽寧平海銅山寧德等郡縣巡撫譚綸總
兵戚繼光募浙兵剿平自是始更置政府紘轍一新
中外文武大吏悉心經畧武威稍振賊雖時肆寇掠

多創少利沿海郡邑始免倭患矣

計處野酋

按平秀吉此酋起于厮役由丙戌至今不十七八年而簒奪國柄詐降諸島縶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奸雄之智興兵朝鮮席捲數道非我皇上赫然震怒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于盡爲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曩時之所未有日夜圖度思得一逞不可謂無

窺中國之心使其遣酋出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府
郡備禦兵力容有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
然臣等竊料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
篡竊至此彼國諸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之者
甚衆陰謀伐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
州官義久殺其弟中書以自明義久不得已而佯爲
降順其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州官之妻爲
妾民間妾女充塞卧内淫虐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囹

圖父子兄弟不能相見共不勝其仇讐忿恨之情日
本原無征科之擾而今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興大
兵動大衆之舉而今則徵發騷然舉國鼎沸倭之人
民何以堪命日肆殺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
毒故出則蒙面臥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
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滅亡可計日而待也今夫謀
動干戈驅無辜之蒼赤而欲盡置死亡之地此爲神
明之所不與恃其取諸州之故智以襲朝鮮憑其破

朝鮮之餘威思犯中國盡起國内之將爲無前之舉怒臂當車不量彼已兵驕者敗豈可長久且彼雖十萬之衆航海而來我沿海舟師以主待客以逸待勞隨至隨擊勝筭在我而又絶嚮導弭其所之彼未可以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而多離船則不能守守之則不能登陸而戰兵以數萬計日須數萬石之糧我堅壁清野使無所掠食則困斃立至曩時倭犯浙直閩廣之間雖有生靈受其塗毒卒就殲滅曾無生還

昨入朝鮮之倭不下一二十萬遇我王師僅二三萬
一戰退怯偵其死亡者過半其伎倆可知矣蕞爾夷
邦主者不過一匹夫之勇左右羽翼非素親信曾無
韓白之畧又或懷豫讓之謀故以臣策之此酋必不
能得志于我而不戢自焚旋就顛蹶亦理勢之所必
然今中外洶洶有畏蜀如虎之意者皆過也若夫封
貢之說臺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無容復置其
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

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將置山城君於何地
崇姦怙亂乖紀廢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比
來諳達之孫巴罕鄂濟來投於我我執以為質而彼
畀辭求之因而還其孫鄂濟與之議通貢市假以王
封先帝有不殺之恩外藩無要挾之迹此一時機會
偶有可乘而然而今非若此也平秀吉無故興兵聲
言內犯陷我屬國東征之師相拒日久損失日多碧
蹄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上而我以細人之

謀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我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昖奏稱倭賊方于金海釜山等處築城造屋運置糧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稱屠戮留州死者六萬餘人尚可謂之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本謀然藉此名號以讋服諸夷益以恣其狂逞之志則秀吉亦姑爾從之行長小西飛諸酋懾于平壤王京之戰既未能長驅直入而入朝鮮者又死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喪

師之戮亦姑假封貢之說以紿秀吉而緩其怒是以
沈惟敬輩僥倖苟且之謀得行乎其間若我經畧總
督諸臣不過因惟敬輩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
諸酋而錯視平秀吉不知秀吉豺狼之暴狐兎之狡
變詐反覆必不可以信義處者也兹觀總督所呈請
封表文末云世作藩籬之臣永獻海邦之貢因封及
貢其情已露於此葢秀吉狂謀蓄積已久一封必不
足以厭其意要而得封必復要而求貢求市得隴望

蜀憑陵及我朝廷又將何以處之朝鮮李昖之奏亦謂賊兵仍舊屯留聲言待天朝准許封貢乃退又故出臣貳賤息無非所以姑緩天兵而求逞兇計則倭酋之情朝鮮君臣知之矣今當事之議欲令倭盡歸島不留一兵于朝鮮以聽命顧彼方進兵攻掠肆無忌憚又安肯收兵還國憣然順從揆情度勢臣等恐其不能得此于彼也即使暫時退兵旋復入寇敗盟之罪又將誰責即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入

寇不知秀吉妄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間耳六十六州與朝鮮一國先和後取此其狡謀明甚奈何堂堂天朝而可下同於海外小國之愚耶伏乞皇上大震天威罷議封貢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干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勑文武將吏及詔諭日本諸酋長以擒斬平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宄逆之夫而封其能除宄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奸權喪膽豪傑生氣平

秀吉一酋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等竊籌以爲今日之計莫妙於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於征剿何者倭酋倡亂惟在平秀吉一人諸州酋長多面降而心異中間有可以義感者有可以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得非常奇士密往圖之五間俱起神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凶可擒一獲元凶倭亂頓弭故曰莫妙于用間備禦之策頻年屢奉明旨申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竊惟遼陽天津兩

地密邇京師一由朝鮮渡鴨緑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疎虞令倭得長驅而入震驚宸極此不可以不慮宜將東征之兵挑選或增募二三萬人遣大將二員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其各省直水陸兵防更於今日嚴為整備俟其入寇五境或犄或角相為戮力殲此不可恃其不來一日懈緩故云莫急於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於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喪膽於我臣等以為彼不内犯則已果其

内犯大肆猖狂乞我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特
發内帑百萬分助諸省打造戰船二千餘隻選練精
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虗出其不意㑹師上游直擣倭
國順命者宥逆命者誅彼秀吉一首何能逃遁此所
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者也故
曰莫重於征勦或者謂興師逺涉爲費不貲當國計
詘乏之時何以堪此臣等計之山東浙直閩廣備倭兵
餉歲不下二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兩又積之

三五十年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剿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省各處歲辨餉銀可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矣臣聞元世祖曾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於五龍山下談者恒以為口實臣竊料秀吉雖雄其實虜人不諳海上形勢當時將帥必多達官俾不習波濤不識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直顛倒沉溺雖百萬何用今在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知風汛

乘時而往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與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于今日也夫人情慮倭而畏其來又惟議株守而憚于往是以倭商得恐嚇要求於我誠知所以備禦之策與夫攻伐之謀不患其來復制其往則彼雖狡詐百出無所用之兵志所謂先聲後實又謂未戰而廟筭者此舉是也

制倭八策

今倭之疲中國也雖自遼東由六朝及今實從南道

浮海率自溫寧以入葢其去遼甚遠去浙閩甚邇也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或由薩摩五島至琉球而犯閩廣或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至烏沙門分䑸過韭山海鴨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若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過南山而入大江在大洋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則趨遼陽趨天津矣其船之入全視風候大要春之後冬之前匪是者

不利往此入犯之大較也彼既出没不一其地則海防不得不周彼既往逞不一其時則海汛不得不謹所以制馭之策有八諸所恒稱簡兵足餉重將議援之類不與焉一激朝鮮而夾攻可資二剌敵隱而勝筭可决三廣用間而大首可折四奮火攻而衆寡可易五重屯戍而險扼可固六蒐軼才而衆智可集七得樞督而奇勲可奏八擣賊瑕而屬國可解區區小醜何足慮哉

琉球國圖

東北至日本國水程

熱壁山

灰堆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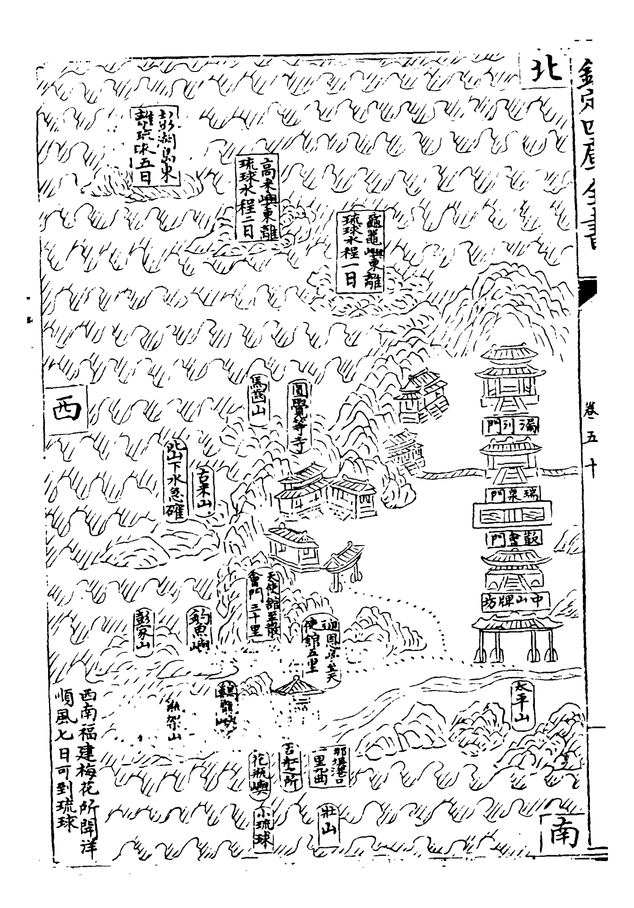
移山奧

硫黃山

天界等寺

東

此牌坊至歡會門五里


北
西
南
彭湖島東離琉球水五日
高米嶼東離琉球水程二日
黿鼊嶼東離琉球水程一日
馬齒山
圓覺等寺
此山下水急礁
古米山
漏刻門
瑞泉門
歡會門
中山牌坊
天使館至歡會門三十里
迎恩亭至天使館五里
彭家山
釣魚嶼
雞籠嶼
太平山
花瓶嶼
小琉球
西南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七日可到琉球

琉球事實

琉球國在福建漳州東福州東北大海中漢魏以來不通中國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返遣武賁中郎將率兵再往虜其男女五百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招諭之不至國朝首先歸附率子弟來朝太祖嘉其忠順賜符印章服及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姓又許其遣子及陪臣之子來學於國學分其國為三曰中山

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皆遣使朝貢永樂來其國王嗣立受冊封自後惟中山王朝貢不絕其山南山北二王俱爲所併云我使者去必孟夏來以季秋乘風便也厥貢方物率市諸他國本國無所有厥期二年一行每船止許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

按琉球國在漳州之東自福州視之則在東北是以去必孟夏而來必季秋乘風便也國無典籍其沿革不能詳然隋兵刼之而不服元使招之而不從我太

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不遣使首效歸順其忠順之心無異越裳氏矣故特賜以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有六姓焉使之便往來順朝貢亦作指南車之意焉在昔其國三分今中山三并而爲一者得非沃强晋弱之故歟風俗男子不髭亦不羽冠但結髻于首之右凡有職者簪一金簪漢人之有髻則結于髮之中俱以色布纏其首黄者貴紅者次之青緑者又次之餘斯下矣王首亦纏錦帕衣則大袖寬博製如道服

然腰束大帶亦各有首纒布之色辨貴賤也足則無貴賤皆有草履入壁宇則脱之一則席地而坐恐塵汚一則以跣足為敬故王見神臣見王及賔主相見皆若是也惟接見平等則加冠具服履揖遜之間每見其疾首蹙額咈勝其束縛之勞矣其君臣之分雖非華夷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級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政也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也次那壩港司錢穀也次耳目之官司訪問也此皆土官而

爲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專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兼文武者也王日視朝自朝至于日中昃凡三次陪臣見之則搓手膜拜尊者親者延至殿内賜坐賜酒其卑而踈者則移時長跪于階下焉凡遇元旦聖節長至日率衆官具冠服設龍亭行拜祝禮葢久漸文教非復曩者之陋矣父之于子少雖同寢及長而有室則異居食亦用匙筯得異味先進尊者及子爲親喪數月不食肉亦其俗之可嘉死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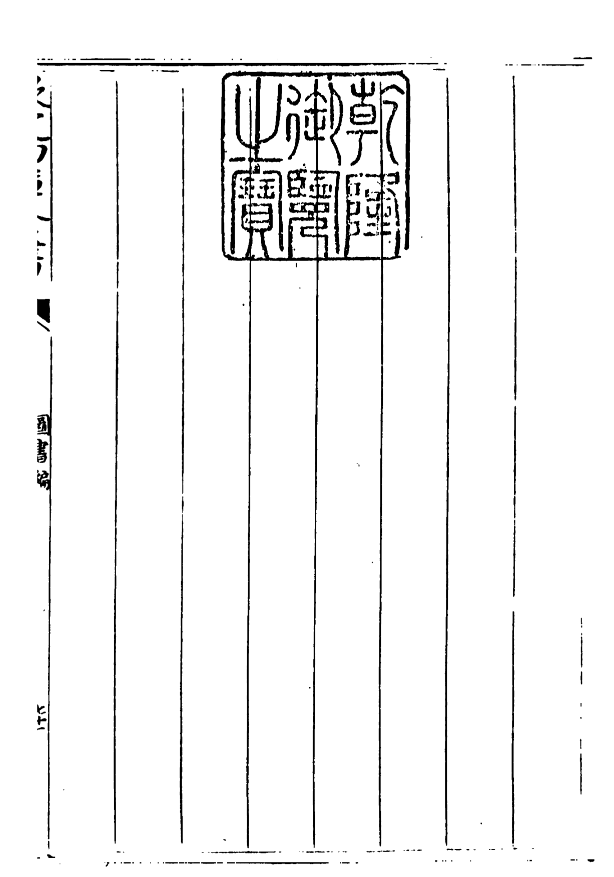
中元前後用溪水浴其屍去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殯上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于山穴中仍以木版爲小牖戶歲時祭掃則啓鑰視之蓋恐其木朽而骨暴露也地無貨殖是以商賈不通若以爲防剽掠則其國小法嚴凡有竊物者即加以劓刖之刑人誰敢犯朝貢往來俱乘大船海邊魚鹽亦泛小艇未嘗不駕舟楫而縛木爲筏也俗畏神神皆以婦人爲尸凡經二夫者則不

之尸矣王府有事則哨聚而來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百拜所以然者以國人凡欲謀不善神即夜以告王就擒之聞昔倭寇有欲謀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錮其舟易水爲鹽易米爲沙尋就戮矣惟其守護斯土是以國王敬之國人畏之也王之宮室建于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刻殿門扁曰奉神四圍皆石壁至於賦歛則寓古人井田遺法但以名義未詳備其臣民亦各分土以爲祿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如

封王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之征則暫取之民而不常也雖無經生博士之流亦曉漢字奉正朔豈至視月盈虧以知候視草木榮枯以計歲哉

總論

琉球僻居海島雄視東南自以爲鳩國之固也用是歷代以來不襲朝貢隋元臨之以兵使卒不奉用至我國家向化獻琛胄子就學其殆可以德綏未可以威刼者耶


乾隆御覽之寶

圖書編卷五十